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此篇引求富貴人於道德之中欲其以聖人爲師而見本來面目甯自埋於民而陸流毋離性滅情而亡神甯爲由中出者處而不若毋爲自外入者執而無主天地間一陰陽而已非相照相益相治卽相化相生相殺非謂莫之爲而爲卽謂爲若或使之二者一偏于虛一偏于實不知非虛非實非默非語乃爲道之極

則陽

姓彭名陽字則

陽周初時人遊於楚夷節臣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

見王果人

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閔休

彭陽

曰公閔休奚爲者邪

音耶曰冬則揭揭于江夏則休平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之意不屑爲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無

退之德有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

不以名節自許神以名利之人固顛冥乎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六〇四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六〇四

則陽

姓彭名陽字則

陽周初時人遊於楚夷節臣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

見王果人

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閔休

彭陽

曰公閔休奚爲者邪

音耶曰冬則揭揭于江夏則休平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之意不屑爲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無

退之德有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

不以名節自許神以名利之人固顛冥乎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六〇四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六〇四

則陽

姓彭名陽字則

陽周初時人遊於楚夷節臣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

見王果人

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閔休

彭陽

曰公閔休奚爲者邪

音耶曰冬則揭揭于江夏則休平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之意不屑爲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無

退之德有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

不以名節自許神以名利之人固顛冥乎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六〇四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六〇四

則陽

姓彭名陽字則

陽周初時人遊於楚夷節臣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

見王果人

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閔休

彭陽

曰公閔休奚爲者邪

音耶曰冬則揭揭于江夏則休平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之意不屑爲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無

退之德有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

不以名節自許神以名利之人固顛冥乎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六〇四

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再相氏古之得道聖人也。環中不是虛說，環中卽玄化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

成三十二天齊安有將打破黃婆居也故得此廢却甚可以隨多時也且精化爲氣氧化爲神與物俱化矣猶有一不化者

魏誠非齊敵而衍頤爲滂大之華此季子耻之而以築城爲喻

幻身也。閻常含此幻身，則可以登雲天矣。夫師天而不得，則天道勿皆徇。師天者無心，而順應徇物者有情。其以萬象山

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天無

人有爲也非惟無有爲無無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亦無何失夫何人何始何物

不渝其食之也若之何 凡與人同者多不耐久涉世應接不暇者必多失足今雖與世並行而不疲弊

合于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湯得其司御猶司馬也門尹

司徒尹登陽德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復得其蹕成爲之司
其名伊尹爲傳而不局于觀契輔商而成功其所成者一二子至是

其名不過爲陽司其名夫名者實之賓有實乃有名也之名屬道藏經 南華真經

音法得其兩見况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

先正而後餘今尹爲湯司此名特保其法之餘不過欲湯得其名固以求其實使兩者並見丘後仲尼之徒盡其思慮爲

容成即黃帝所命造

英惠與王也

公孫子名 當田侯車者之魏，蓋將使人刺之。屈首

之曰：「不以爲君，則不以爲君矣；不以爲妻，則不以爲妻矣。」而以四方之能，不諳受甲兵，二十萬爲君攻之。以萬乘之君，而心行霸事；以方女之妻，而行刺女之禮。是盜其人民，獮其牛馬也。」

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而走然後挾

擊其背折其脊抗嘵指季子也意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翼之比高墮之也今氏也也三

一何安則至豐之此有屬之所苦也今兵不越七年矣此

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魏誠非齊敵而衍頑爲誇大之子臣聞而醜之醜其未聞道也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某莫大于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因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發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于有見又亂人也惟求其道則不滯于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惠子患絕問之而見戴晉人梁賢人惠子患之於王戴晉人曰設喻有所謂蠅音瓜牛也蠅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蠅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蠅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蠅牛也小矣而左右兩角之蠅望則又小之君曰噫其虛言與余音曰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蠅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蠅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蠅牛也臣請爲君實之豈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當乎呂氏黑史太虛之

道藏輯要

人跡所及爲通達謂四面之內也

亡乎今以西海爲大以太虛視之若有若無至微眇矣故曰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

於魏之中有梁於架中有王于中而視魏魏小矣築其所都以中而視魏魏小矣築其所都

王之，一身則又愈小矣。王與秦氏有辨乎？君曰無辨，猶也。王固一觸蠻也，奚以客出而呂尚音然者有口？1茫然自失者。

異哉故曰無辨客出而看惟然若有亡也始知所爭之不足客出惠子覗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疑以當之惠子曰

音節有齊之
比之

吹之猶有喟然之聲若劍首之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

堯舜聖人也。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聖者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堯舜且無

人止以小築園也孔子之楚舍於蠻郢之郊其鄰有夫

妻臣妾登極居也者子路曰是穉穉音宗叟亂不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隱居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理于民則不爲中工之德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遠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

無言與世遠而不屑與俱將欲逃世而头也以是聖德逃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沈人莫見也是其德也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邱之適楚也以邱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

彼亦如吾之知彼也必將屬王召之矣

彼且以邱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

身乎彼將以我爲多言而佞矣有德之人其道

而不屑也惟潛藏之不出而肯我見乎

而何以爲存

言其必去

而不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挈妻子而去之

招卒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絕人送世也

長梧封人問子

牛集十一

道藏輯要

程疏二

卷

牛集十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

南歸南之地人多德

而草生莽草莽也治民焉勿滅裂

田中

而水而皆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

中

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予來年變

春易耕之法深其耕而熟

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煩

首深封人治田喻哉莊子又因以喻學也

莊子聞之

庄子聞之

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

遁其自然之天而離其無生之性

而此之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壁爲性萑葦兼葭始

始

萌以扶助吾形尋幽擢吾性欲惡始萌之時則可以扶合形

神俱妙大義則形神也

並灌漏發不擇所出

精氣散逸上清漂泊形神也

所謂是也

根病即之常也此便是南華之報

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萬物生出非無根無門但

即有名有狀者物也所不知即無

名無狀者物也根也門也

而有所不盡耳所知

誰能逃此而不謂爲知乎

陰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如不神之所以神息焉如此則所謂然與然

始乎自疑終乎自決

即非與日非也之意

仲尼問於太史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不猶猶馬之大
小遠不相及哉少知曰四方之丙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少知問不得與道比故疑于無
惄而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
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調從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分懸
陰陽也四時之氣
代漸生克循環不窮欲惡去就於是橋高起雌雄月合於
是庸有取舍突然而起雌雄分合動靜有常矣安危相易禍
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病之可志也橋欲
亂起

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橫急聚散
因之名實精微件件可紀而志也 隨序之相理先後相隨
理而不亂也 橋連之自使倚則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
順也 清降乘屈伸若或使之也 窮則反終
則始此物之所有窮反爲通終則必始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
物而已 言到盡處知到至處總來造化如此物理亦然
只識得個物字故曰極物 視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其所起此議之所止然以言道以知知道非實標道者也惟標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直到未始有始也者處方爲究竟少知曰季真名之莫爲接子人名之或使一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莫爲謂莫之而爲無以

宰之也或使謂若或使之然者有以宰之也二家孰當孰否求以決之太公謂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鴟化之妙非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既不能以言論究其自化又不能以聽度測其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無倫而大不繫豈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使之使莫之爲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爲物所固而終有所失言之過矣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言或使明則說有箇主使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言或使明則說有箇主使之者太說貞了言莫爲全

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故謂其有則名實俱有而
圓丁物之居後天也謂其無則名實俱無而在乎物之虛先
天也大抵曰有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以此求道而
道愈遠矣此段大是蘇宗釋氏之經典意語多本乎此未生
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
之所假造化鼓出機則生乎不得不生吾不可忘之而不生鼓
入機則死乎不得不死吾不可忘之而不死死生和去
不遠死生可觀而所以生死之理不可觀莫冥之
中疑其若或使之又疑其莫之爲總之皆假也吾觀之本
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吾觀道之本往無窮則迎不見首吾求道之未
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爲言
之本也與物終始言莫爲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道不
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謂道爲有則着于色相謂
名者皆假而已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由偏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者之論皆局于一偏
胡足以語大方乎

復圭子曰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以今人競進古人恬退
也而則陽之爲人則古而今也始因夷節求見楚王而不果
既又因王果而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闐休彼其爲人也以
山水之間而自娛吾之所有志而不逮者也而夷節則不然
富貴中人也非道德中人也其知識神情與之相助以求富
貴則有餘與之相助以樂道德則不足譬之凍者必假衣衣

雖厚不若春和而凜解也。喝者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而喝消也。慕進者必假資子權四權門雖煥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勢威而且猛非佞人而有正德者安能撓其不正以歸于正乎。故聖人者出窮而能化家人達而能化王公與人常樂道而塞兌不言人亦飲其和而自醉况與之並立而父子不各正與之同居而設施不咸宜者乎。若楚王之勢不啻冬之寒喝之熱故曰待公闋休與之同見。楚王上有助乎君下有益于友蓋規之也。人知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不知聖人止於能自盡其性靜處見其復命動處見其煉神謂聖人與天爲徒也可謂聖人爲倫類中之真人也亦可何世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卷之三

牛集十一
卷之三

人不滿百年而懷千歲之憂。大夢未完而鐘鳴漏盡付之於無可奈何者多也。人有美色爲人所喜猶聖人之愛人爲人所與鑑與告並能彰人之美而彼若不知不聞美卒不因之有損則好好色者人之性也。若聖人則無愛而無乎不愛。有其實者必有其名。雖至仁無譽。聖人不自知其愛而人莫不安者好德亦人之性也。夫旅棲者返故國見故物而喜。況內照者得見本來面目其可喜又當如何。故古之冉相氏得環中之竅則道隨之而成其年雖未能化精氣而不能化幻身何不舍此幻身而作飛天仙乎。師天而不拘物。惟聖人爲能忘天忘人忘始忘物。正行而不倚旁行而不流。不問湯爲司馬

御尹執權衡以爲萬民傳乎彼其革夏命也不固于規矩也。不過成湯之功以著于秋之名耳。孰知名乃剩物也。君得臣見爲知人臣得君見爲擇主而仲尼之徒猶轂其思慮以爲萬世之師傳也。亦聖人愛人之心不欲萬古如長夜。仲尼曰也千古若少一仲尼必不成世界三百餘日而除一日亦不成歲功內有賢師傳立於下而後外有明良興于上若無仲尼之徒以師于內安得外有碩輔以佐聖主乎。公孫衍因齊侯背約而欲興師以雪恥此季子又恥衍之恥也。猶壞已成之城而徒爲晉靡苦耳。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醜其不問道乃曰君子之事其君甚不可以有心爲也。善言伐齊者似太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卷之三

多事亂人也。善言勿伐者又似不事事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者又似無歸着亦亂人也。然則若之何。君亦求之道而已矣。道何物也。所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也。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曰環天下之大猶一蠅也。環天下之各國其國猶國於蠅之左右角者曰觸氏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戶數萬逐北。旬日且爲虛言乎爲實事乎。君知以意在四方上下爲無窮則知遊心于無窮而反于四通八達之國甚眇小也。君曰自然曰通達之中有魏則魏。小千魏中有梁則梁亦小乎。梁中有王則王亦小信斯言也。則王與蠅角之晉氏有辨乎。無辨乎。君始自失乃悟其所爭之不足爭也。容出惠子

曰天吹管也猶有聲吹劍首者快而已矣無聲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于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快也安得有聲譽乎孔子之楚見有夫妻爲人臣妾而登極者子路曰是人髮亂而紛紛何爲者耶仲尼曰是有聖人之德而隱于僕隸也自理而自藏聲銷而志大雖言而不言入也而玩世是陸沈者耶抑爲市南宜僚耶子路往請召之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不卜而先知知邱之揚已且惡聞其言而况曾子擊之乎子路往視之其室已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慎終如始政之經也撫字心勞民之主也耕耘而鹵莽滅裂者且有鹵莽滅裂之報況爲政治民乎莊子聞其言而得治形理心之道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一
卷十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二
卷十三

彼眾人之遁天離性滅情亡神者皆鹵莽其性也內之欲惡爲萑葦蒹葭似以扶吾形不知欲惡熾而天理滅矣上漬下漏將安所底止乎枯矩學老聃之道請之天下遊之齊見一辜人解衣衣之號而哭之曰天下有大畜子何爲而先離莫是爲盜耶莫是殺人耶天下有大榮而爲人所趨斯有大辱而爲人所病貨有大聚而爲人所積斯有大散而爲人所爭數也古之君人者有善則歸之于民有不善則歸之于己凡有所失必退而自責而可望于今之人哉置爲物而愚不識猶小試之也大爲難而罪不敢則責人以不堪委重爲任而

罰不勝猶薄處之也遠其塗而誅不至則死者不可復生矣羣知屈羣愚羣力又屈羣知民之知力竭惟有欺僞而已矣欺僞不已竊盜生焉爲民上者胡不自責自非如達伯玉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安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耶

凡物有生者有生生者根也有出者有出者門也有知者生與出也有知其知之所不知者根與門也天下有大知斯

有大疑吾欲已乎已乎而不爲大疑逃不知而爲猶知豈知不知之知乃深於知者也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何以謚之爲靈太史張曰此亦因眾人之所是而是之者也伯常囁曰夫靈公雖縱于色欲而蕭于見賢不以人欲蔽天理也此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牛集十二
卷十三

所以爲靈也豨羣曰夫靈公死而卜葬掘得石櫛有銘焉曰死者之子孫不得憑藉有靈公奪而埋之則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天也非人也二子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鄉里之言太公調曰方殊氣則殊風殊風則殊俗此五方之風俗也然而有一方之鄉里合十姓百名而成一方之風俗人心雖異而民俗則同不殊風也習染雖同而趨向各別其流分也亦猶指馬之一體不可以爲馬必合百體而後成其馬邱山積卑可使之高江河積水可使之大人聚天下邱里之言可合私以成其公不知大人至公亦至虛也有時而聽言自外入未嘗以有主之心而自執有時而立言自中

出未嘗以持正而外距天無私氣故歲成君無私人故國治
夫人不私才故德備道無私物故無名無名故無爲惟無爲
而後能無不爲卽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總不出禍福一端
卽塞翁失馬禍兮福所倚故以拂而得宜者有之若自殉殊
而之見以爲正矣而反獲差者亦有之又福兮禍所倚也譬
之太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
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辨
哉夫同異不足以盡道亦猶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
大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
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詭可量而然旣有道之名又安可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一
生集上

南華真經

卷一
生集上

無名者比哉少知因疑于無物故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
太公調從起處說起太極分兩儀便有日月相照也陽升陰
降陰降陽升相益也陽消而陰長陰消而陽長相治也四時
遞更相代也盈虛消長互爲生剋相生相殺也萬物有生則
有情而欲惡之最初起者莫如雌雄之分合然而皆良知也
故曰庸有卽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齊不知者以爲名實
之可紀精神之可志而知之者以爲物惡之次第氣運之驅
使也惡知窮則必通終則必始物之常理乎尤言與知到王
處止能盡物而見道者直究夫物之未始有始也者而辨論
息矣故謂道爲莫爲又謂道爲或使兩者皆偏孰知道無言

道藏輯要牛集十一終

言之非也道無意意之非也無小無大杳杳冥冥其中有神
可謂爲或使可謂爲莫爲乎將以涉有名實爲是墮于物也
將以涉無名實爲是又墮于虛也大抵不可言不可意者道
之精也一着于有無則可以言言可以意意者道之粗也有
死生可觀而理不可觀世有以或使莫爲起見者皆疑情也
假設也吾欲觀道之本先天地之始而無始本可觀乎吾欲
觀道之末後天地之終而無終末可觀乎有窮有止者物也
無窮無止者理也物有終始而言斯亦有本道不可有以其
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本無名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一
生集上

得已而假名之耳彼或使莫爲二者之論皆非大方也同一
言也若言足以達意則一言亦盡道况終日言乎言不足以
達意多言數窮祇盡物耳終日言奚益乎故欲窮道物之極
言之不是默亦不是吾言而未嘗言非言也默而未嘗默非
默也非言非默乃爲議道之極而無以加矣太公調其知道